

在时光的长河中，“孝道文化”承载着世代相传的精神密码与道德准则。它不仅是家庭和睦的基石，更是社会和谐稳定、文明进步的重要源泉。

2025年10月，南安市“孝道文化”主题征文大赛正式拉开帷幕，引发了热烈而广泛的响应。短短数月，累计征集作品1118件，这一数字背后，是无数颗对孝道文化怀有赤诚之心的跳动，是无数双对传统美德深情凝望的眼睛。

这些作品，犹如一幅幅绚丽多彩的画卷，从不同的视角、以多样的笔触，描绘出孝道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生动实践与深刻内涵。有的以细腻温婉的文字，回忆长辈的关爱与呵护，抒发对亲情的感恩与眷恋；有的以激昂澎湃的情怀，探讨孝道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创新，呼吁人们弘扬传统美德；有的以真实感人的故事，展现身边践行孝道的榜样力量，传递温暖与正能量。每一篇作品，都是一颗璀璨的星星，汇聚成孝道文化的浩瀚星空，照亮我们前行的方向。

今天，本报选取部分优秀作品进行刊登，希望通过这些文字，将孝道文化传承下去，让孝德之花在南安大地绽放，让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！

## 为父亲洗脚

洪桂珠(成年组一等奖)

2023年的一个春日，父亲吃东西时突然被噎了一下，持续的吞咽不适之后，我带他到市医院做检查。医生指着胃镜里的影像里说：“情况有些不妙，马上办理住院吧。”

父亲一生吃了很多苦，却很少被病痛困扰。住院第一晚，他显得格外不安。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，我打来热水为他洗脚，惭愧地说，这是生平第一次。要是在平时，他肯定不答应，可今晚，他没有拒绝我的要求。

手触到他的脚，感觉全是骨头，像冬天裸露在河床的硬石，路人又冰凉。抬头细看，这才发现父亲的脸也消瘦得厉害，颧骨高耸，两颊深陷，皱纹如沟壑纵横。我的心猛地一沉，目光重新落到这双脚上。

这哪是我记忆中的那双脚？十八岁的父亲曾在永春天湖山煤矿挑煤，近两百斤的煤担压在肩上，他迈着坚实的步子，一步步从矿洞深处走来。父亲还当过石工，开尤溪公路时，他举着石锤，弓着身子，张开两脚，在悬崖边缘稳稳地扎着，如生了根的木柱。

如今，父亲的腰弯了，腿上的肌肉也消退了，走段远路或爬几级台阶就会气喘吁吁。原来，父亲真的老了。

当我的手移到脚底，触到了一层厚厚的角质层，粗糙坚硬，像是岁月磨蚀的铠甲。这是多少个茧子叠加在一起才会形成的，我用力地按摩着这片坚硬的茧层。父亲的这两方茧层一直隐忍着，我相信我是第一个触摸到它的人，面对这样的按摩，不知父亲可否感到舒服和欣慰？

这双脚走过的路，比我吃的盐还多。通往村外田野的那条路，有一半是水渠岸，路面全由粗砺的方块石拼成。我小时候穿着鞋子都觉得硌脚，村邻们也大多穿着“解放鞋”上路。可父亲脚大，他的鞋子不好买，因此常赤着脚赶路。大暑节气收割的日子里，他挑着百来斤的稻谷，赤脚走过那条两公里多的渠岸。烈日把脚底的石板晒得生烟，他走过的每一步都像在淬火。一想到那个情景，脑海里竟发出了让我不可再听的“吡吡”声。

祖父学得一手烧瓦的本领，还在山上建了一个瓦窑。父亲负责从河边往窑上挑瓦土。那段叫樟公岭的陡坡，堪七天梯，那些青石阶经数百年人畜踩踏，早已东歪西扭残缺不全。一担瓦土有一百五十多斤，得花半小时才能挑到窑上。那瓦土湿漉漉的极重，在半路歇一歇再起肩便难了，因此



父亲半路歇肩不歇担，用拄槌拄着，换一下肩，就又向着眼前的天梯迈下一步。这条路，父亲走了整整三年。不仅脚上，他的肩上也磨出了厚厚的老茧。

抚摸着这些老茧，我渐渐明白了父亲性格转变的缘由。这些茧子不仅磨厚了他的脚皮，也磨平了他曾经暴躁的性格。记忆中的父亲是个“炮筒子”，一点就炸的那种。可这些年来，父亲被人骗过，做小生意也亏过钱，但他却始终沉稳如山。

这时水有点冷了，我到开水房添了点热水，让父亲多泡会儿。我继续为他按摩，我摸到父亲的脚底有一处轻微的凹陷——那是一道年深月久的疤痕。无需问父亲，我知道这条疤痕的来历。

二十多年前，父亲在山外犁田，脚底被一块利石割伤。赤脚医生包扎时说：“流点血不妨事，就怕伤了筋脉。”果然，父亲伤口愈合后仍无法行走，他的脚掌清晨肿得像蘑菇，到下午就又不肿了。乡邻们都劝他趁此机会好好休息，可劳作惯的人哪里躺得住？他整日惦记田里的活计，愁眉不展。母亲体弱，他是家里的主劳动力，他倒下了，田地也就荒废了。

那年正上高三，田里的活我不会干，唯一能做的是隔三岔五去药店给父亲抓药。我又翻遍了壁橱里的药书，在山间寻得一种草药，挖了它的根回来，捣烂了给父亲敷上。可惜这并不是那种“一帖灵”的方子，书上说得连敷三十帖。于是每个放学后的黄昏，我便到野外寻找这种草药。那药书也不欺人，三十帖用完，父亲脚上绷紧的筋脉“咔”地松了，他能下地行走了。

轻轻触碰着这道疤痕，父亲察觉到我的异样，便问我还记得那年受伤的事吗？

我说当然记得的。他柔声说：“当年多亏你挖的那些草药，可能耽误了你的功课了。”可父亲不知道，那段日子恰是我用功的时候，因为我想快些长大，为他分担些什么。

按摩完脚底，我开始揉捏脚趾。也许是常年劳作，父亲的脚趾粗大敦实，每个趾头下也都覆着浅黄色的茧子。我突然发现他左脚第二趾短了一小截，询问其中缘由，父亲悠悠道：“那年在矿上干活，带工友上班时，顶棚突然掉下一块巨石，带起的风把矿帽都掀飞了。石头正中左脚前半部分，医生说是粉碎性骨折，抢救后保住了其他脚趾，第二趾就这样短了一截。”“那天只差一点点，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”他像是对我说，又像自言自语。

那么大的事，父亲讲起来却风轻云淡的，且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，他竟只字未提。“遭到撞击的这片脚面，现在看起来颜色比较黑。”我有些心疼地说。“臭酸黑底，万世不改，任它去吧。”父亲笑着答我。这就是我的父亲啊，我也才突然明白，为什么家里每次遇到重大的变故，他都没有愁眉苦脸。他常说的一句话是：“没事的，天打的天疼。”

洗完脚，正要给他剪指甲，在病房昏暗的灯光下，我看见他大脚趾指甲上有几块黑斑，像是积年的淤血。“这又是哪一次碰撞？”我问。他说：“你忘了？那年你高中毕业去厦门打暑假工，家里收到录取通知书，也没电话可通知你，写信又太慢。为了省一点路费，我连夜赶路，在同安附近的村道上踢到了石头。当时急着赶路并不觉得疼，回家才发现指甲都黑了。也不碍事，就一直没管它。”父亲星夜送通知书的事我知道，这个细节却是我第一次听说。

抬头看着父亲那黑瘦的面庞和尽皆花白的头发，我突然醒悟，父亲走过了太长的路，他再也不是那个能扛住一切风雨的父亲，他需要我的照顾。这些年来，我时常觉得他的做法固执、老土，对某些事情的看法我嘴上不说，心里却自以为比他高明，现在想来，那不过是未经世事的傲慢在作祟罢了。

父亲住院两周，每晚给他洗脚成了我的必修课，只希望这样能让他睡得好些。

同病房的罗叔，他儿子见我天天帮父亲洗脚，便也盛来热水帮他父亲洗脚。有一次他儿子出去倒水，罗叔动情地说：“我一辈子和老婆感情不好，连带着儿子也疏远。这次住院，他天天炖海参给我补身子。可惜时日不多，怕是等不到回家再让他洗一次脚了。”那时，罗叔双腿的肌肉已严重萎缩，他连下地的力气都没有，不过是在拖延时日罢了。

想到父亲劳苦的一生，我的喉头不禁有些紧，眼底也愈发酸涩起来。他已年近八十，若不是这次住院，他还一直保持着劳动的习惯。恍惚间，我仿佛看见家乡那条曲曲弯弯的路上，密密麻麻地布满了脚印——有父亲的，也有其他叔伯的。这些脚印交错着，重叠着，像一列列象形文字。它们是一次次繁重劳动的记录，更是对家庭的爱的叠加。父辈的不易，我在这刻读懂。

出院后，逢人来探望，父亲总要提起我为他洗脚的事，眉开眼笑的，说女儿有孝心。我听了却不觉欢喜，而是满心的愧疚。这么简单简单的一个动作，能在父亲病痛时给他带来一点慰藉，唤起他内心的柔软，值了。

## 手·守

王子铭(未成年组一等奖)

雨雾初晴，暮色沉沉。恍惚间，我又望见那个午后，望见那条在掌心蜿蜒的河流。转眼物是人非，岁月如流水般逝去，唯有手与手相触的温度，仍像夜空中一眨一眨的星星，闪烁着无尽的眷恋，在黑暗中为我指引方向。

那是一条被温暖与岁月冲刷而成的河流，静静流淌在时光深处。

记忆中，阿嬷的手是灵巧的、无所不能的。它能将一团平凡的面粉，揉捏成美味的馒头，变出一只只竖耳倾听的白兔、一条条憨态可掬的鲤鱼，以及所有我曾幻想过的形状。每逢年节，这双手便愈发忙碌——润饼菜在她指尖翻飞成整齐的圆柱，炸枣在油锅里绽放成金黄的笑脸，龟粿被压出吉祥的纹路。那时她的手背已有些斑驳，手指却依然有力，动作精准如仪式。这双手，给予我惊喜，也教会我感知温暖。

后来我才明白，那掌心蜿蜒的并非河流，而是岁月留给阿嬷的淡淡疤痕，是她作为我童年世界支点的印记。可这个支点，终究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松动，像秋日枝头颤抖的叶子。她的手不再灵巧，不再能轻易变出惊喜，甚至动作间带上了一丝迟疑与陌生。支点的松动，仿佛也将我与阿嬷悄悄拉远。沉默，成了我们之间新的语言；我们像两把曾经紧扣的锁，被时光轻轻解开。

我终于懂得，这双曾变幻出无数美食的魔术手，本身就是岁月的一座支点，是生命之水缓慢流淌所留下的轨迹。

而记忆中，还有另一双筋骨分明、稳健有力的手——那是父亲的手。记得去年一个晚上，父亲的手机急促响起。他接通后，只简短应道：“好，我马上联系医生，到时回去接你。”我问怎么了？他一边用那筋骨分明的手拨着电话，一边回答：“你阿嬷说腿疼，走不了路。”语气平静，可那匆忙的背影却泄露了深藏的担忧。后来我知道，阿嬷身体稍有不妥，第一个电话总是打给父亲。这份源于长子的信任，是一份依赖，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托付。

这双有力的手，常年与方向盘为伴。每周“回老家吃饭”，像一种既日常又不寻常的仪式，仿佛一周一次的返家是亘古不变的约定。我深知，这不仅仅是一顿饭，更是父亲用时间、用耐心、用一次次车轮上的往返，为阿嬷筑起的一道堤坝，默默守护着她习惯的生活节奏。

午后喝茶唠嗑，傍晚挥手道别。回程时，总有一袋青菜在眼前传递。一递，一接，没有言语，却充满温度。一双是布满沟壑、微微颤抖的苍老之手，一双是筋骨分明、稳而有力的中年之手。传递的何止是青菜？那是从阿嬷手中接过来的，关于“家”的责任与担当，是一种默默地“守”。

刹那间我恍然：手与手之间，流淌的不只是温度，更有一种关于“家”的守护。这，原来就是孝道。孝道从来不是书里冰冷的教条，也不仅是跌宕起伏的故事，它就流淌在这一次次最寻常的交接之中。

这是一种关于“守”的传承。前人用双手守护我们的成长与天空；当我们的手渐渐无力时，后人伸出手，稳稳托住他们的黄昏。孝，是血脉里无声的语言，是生命与生命之间温柔的接力。

这份“守”，从来不是我们一家的独有故事。它是南安这片土地上绵延不绝的回响。在金淘镇，你依然能听到孝子亭旁的古老佳话；在寻常巷陌，也总能见到如父亲般的身影——他们或许不善言辞，却用坚实的肩膀，承接起一辈子的晚年，也示范给下一代何为责任。孝道在这里，从来不是空洞的古训，而是鲜活的生活：是晨昏的一杯热茶，是病榻前的悉心守候，是佳节里自然的团聚，更是将“小家”的温情，绵延成对“大家”的担当。

古人云：“家是最小国，国是千万家。”这于掌心流淌的孝的河流，这代代相传的守护，最终汇聚成的，正是一个家庭、一个村镇乃至一个国家最坚实的根基。它让“在家尽孝、为国尽忠”的传统，不再是书本上的字句，而成为这片土地上人们生命的践行。守住了这份血脉里的正道与正气，便是守住了我们文化的根，也守住了迈向未来的魂。



## 檐下的燕子，檐上的月光

梁舒宁(未成年组一等奖)

啾。太婆看着，脸上便浮起一层极淡极淡的笑意，那笑意像冬日窗上的冰花，好看，却仿佛一触就要化了。

母亲是家里起得最早的人。天还沉在墨色里，她房里的灯便亮了，像一颗温暄的星。然后，厨房里会有细细的水声，切菜声，最后是粥在锅里“咕嘟咕嘟”的叹息，那声音暖烘烘的，能将整个屋子的清冷都驱散。她服侍太婆起床、穿衣、梳洗，动作是那样轻，那样慢，像对待一件珍贵的瓷器一样。太婆的头发稀疏了，白了，像一蓑衰败的芦花，母亲用那把老木梳，一下，一下，耐心地梳理着，仿佛要把那岁月的纠葛都理顺。

太婆有时迷糊，捧着粥碗，会忽然问：“三丫头呢？”三丫头是我的姑姑，在很远的城里。母亲便凑到她耳边，声音放得软软的：“妈，三丫头在城里呢，好着呢，前儿还打电话回来，说想您了。”太婆“哦”一声，眼神茫然地飘向窗外，那窗外是空荡荡的晒谷场和一角蓝得寂寞的天。她不再说话，只一口一口，慢慢地吸着母亲吹温的粥。

父亲话少，像屋后那座沉默的土山。可他每个周末，必定会推着那辆旧轮椅，带太婆到村口的榕树下坐坐。太婆年轻时是爱热闹的，如今老了，身子被困在椅子上，内心大约还是向往着外面的声息。父亲推得很稳，遇到路上有石子，他会使劲把前轮抬起来，那轮椅便轻轻地颠一

下，像船过一个小小的浪头。他俯下身跟太婆说话的样子，不像个五十岁的汉子，倒像个恭敬的孩童。我有一回看见，太婆的手颤巍巍地抬起来，想去摸一摸榕树下新开的指甲花，父亲立刻明白了，他走过去，折下最美的一小串，放在太婆的手心里。太婆枯瘦的手指蜷起来，握着那粉嫩的花，像握着一小片逝去的春天。那时，夕阳的余晖正从榕树的叶缝间筛下来，落在父亲微驼的背上，也落在太婆银白的发上，把他们镀成了一幅安静的画。我看着父亲的背影，忽然觉得，他那宽厚的，承担着全家生活的脊梁，原来也是一道矮矮的屋檐，为更老的人遮着风，挡着雨。

有一天夜里，我被一阵压抑的咳嗽声惊醒，是太婆。我赤着脚，走到门边，看见父母房里的灯亮着。门虚掩着，透出温暖的光晕。母亲在轻轻拍着太婆的背，那咳嗽声才断断续续地平息下去。父亲端着一杯温水，站在一旁。我听见太婆用喘着气的声音，含混地说：“拖累你们了，不如早些走了好……”

母亲的声音立刻带了哭腔，但那哭腔又被她极力地压住了，变成一种更令人心酸的温柔：“妈，您别这么说。有您在，这屋里才有个主心骨。”

那一刻，我倚着冰凉的门框，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滚烫地烙了一下。我好像忽然之间，就明白了太婆看燕子时说的那句话。这屋子里的人，不也像一窝燕子吗？老的哺育过小的，小的翅膀硬了，又反过来哺育那更老的。这哺育，不单是口中的食，更是心上的暖，是那份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的牵连。这份牵连，就叫作“孝”吧？它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道理，它就是

夜里的一盏灯，病时的一杯水，是耐心听着那些重复了无数遍的往事，是把最好的一块肉，自然而然地夹到老人的碗里。

后来，我长大了，到外地去读书。那个生我养我的家，成了地图上的一个点，电话线那头的一声叮咛。我走在城市宽阔的，栽着法国梧桐的街道上，看着两旁高楼里亮起的、密密麻麻的窗灯。每一扇窗里，大约都有一窝燕子吧？我想。那些窗子里，有笑语，有争吵，有新生儿的啼哭，也有老人的叹息。这千家万户的悲欢离合，这屋檐下的温暖与守望，不就是我们这个古老国家最朴素也最坚韧的根基吗？

古人说，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。这“齐家”二字，原来正在这一口粥、一句叮咛、一次默默的扶持里。一个人，若不懂得如何爱自己的家人，敬自己生命的来处，他又如何去爱那千万人的大家，去守护那更为辽阔的山河？那千万份对家的深情，汇聚起来，便成了对国的忠诚；那千万个屋檐下的安稳，叠加起来，便托起了整个国家的祥和与康宁。

今夜，月光很好，像一层薄薄的、清凉的盐，洒在异乡的窗台上。我又想起了老家木檐下的燕子。它们大约也睡了吧，在那个敦实的泥窝里，依偎着，做着关于春天的梦。那窝是它们的家，是它们飞来飞去最终要归去的地方。

而我的家，在千里之外。那屋檐下的灯光，想必也如这月光一般，温柔地亮着，照着竹椅上打盹的老人，照着忙忙碌碌的父母。那光虽然微弱，却是我心中永不坠落的月亮。它告诉我，无论我飞得多远，身上总系着一根看不见的线。线的这头，是我；线的那头，是根。